

## 騷擾可能迫使受害者退出學術界 ，大學可採取 3 個方法對抗騷擾（上）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25 年前，麗莎·舒伯特 (Lisa Schubert) 是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博士候選人，擁有大好前程。指導教授的學問啟發她追求學術生涯，舒伯特非常期待與她景仰的這位教授共事。

教授第一次輕觸舒伯特時，她以為只是不小心的，那時是他們合作研究的第 5 年。後來教授又強吻她，把她拉坐到自己的大腿上，舒伯特這才知道，教授的舉動從來就不是無意的。幾個月來，舒伯特想方設法要避開教授的挑逗追求，但後來還是在快要取得博士學位前退學，並控告學校與指導教授。舒伯特現在在地方社區大學教授大學預備英語課程，有時不禁會想到，假如對她來說像父親一般的指導教授沒有對她產生不軌企圖，她的職涯發展又會是如何。

參與性騷擾防治「集體行動」(action collaborative) 的小組時間時，舒伯特原本沒有打算說出自己的經歷。這場活動今年是由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籌辦，影響擴及所有高等院校。活動集結 60 所學術與研究機構的管理階層，共同研擬並分享性騷擾防治策略。第一次公開集會就是在華盛頓大學舉辦，主辦單位邀請舒伯特參加委員會，腦力激盪發想策略，貢獻一己之力。

她覺得受到邀請代表大學有意為性騷擾受害者做更多事情。不過她很難理解主持人所提出的策略 (屬於修復式正義，讓原告與被告向其他受騷擾事件影響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

舒伯特在問答時段表示：「指導教授是你一生最想要效法的對象，卻開始追求你，想要發展性關係.....我不覺得修復式正義足以彌補。」她說，研究生和博士生自然相當信任指導教授，希望讓他們滿意，「但這件事澆熄我對學術的熱情，我沒辦法繼續下去了。」

舒伯特與前指導教授簽了保密協議，因此無法公開對方的姓名。她說教授「付了我一些錢當封口費」，後來他又轉任至另外兩所大學，然後退休。她說華盛頓大學提出讓她免費在另一個系所進行研究一年，並承諾會加強執行騷擾政策。不過舒伯特深受憂鬱及創傷後壓力所苦，對於系上沒有人為她說話感到絕望，她覺得受夠了。

舒伯特的經歷讓「集體行動」第一次公開高峰會上的 350 位與會人感同身受，另有 350 人線上參與討論。另有幾場小組會議由性侵受害者吐露自己不被相信或看不到正義伸張的挫敗與憤怒。

去年國家科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STEM 領域約有 20-50% 的女學生及超過 50% 的女性教員曾在從事學術工作時遭受性騷擾。這份報告題為「女性性騷擾：在科學、工程及醫學界的風氣、文化與後果」，內容說明有多少女性被迫離開學界，而怎麼做有助於打造她們願意留下來的環境。

在會議上，學校領導階層呼籲大家多問多分享，避免「騷擾者轉任」的現象。他們更誓言進一步支持外國研究生，因為他們的指導教授控制的不僅是他們的教育成果與生計，還能影響簽證狀態。這場會議的重點涉及以下 3 大層面。

校方應保護性騷擾受害者免受報復：

被指控的教授可以散播謠言，例如抹黑指控者想要靠上床得到好成績，使系所其他人不願意為受害者辯護，以免同樣遭到汙讟。（性騷擾案件多數加害者為男性，而受害者為女性，不過講者指出，同志與非常規性別學生受到騷擾的比例特別高。）

由於害怕「蕩婦羞恥」的後果或其他報復手段，指控者可能會在騷擾事件後寫一封友善的電子郵件給教授，而這封信後來可能被當成兩情相悅的證據。如果有人撤回申訴或是半途放棄，有時候就是因為害怕遭到報復。

詹妮弗·弗萊德（Jennifer J. Freyd）是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學教授兼史丹佛醫學院（Stanford Medical School）訪問學者，她說近來的研究指出，俄勒岡大學遭到性騷擾的研究生中只有 6% 向校方舉報，而害怕遭到報復就是主要原因。她說針對全國進行的研究也證實這種現象相當普遍。

她的研究團隊想出一個詞來描述性犯罪者面對指控的反應：「DARVO」，分別代表否認（Deny）、攻擊（Attack）、逆轉受害者和加害者（Reverse Victim and Offender）。犯罪者可能會指控受害者誣告，使有些人開始自責，甚至撤回申訴。

弗萊德的研究主要著重在「體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最近發起「體制勇氣計畫」（Project on Institutional Courage），宣傳大學院校能如何有效處理性騷擾。

教員也可能是受害者。布魯克·馬斯卡尼（Brooke Mascagni）說，

她擔任德州農工大學京斯維分校(Texas A&M University at Kingsville)的政治學與性別研究助理教授時，因為替申訴性騷擾的學生發聲，而遭到報復。

馬斯卡尼代表「反性侵系所」(Faculty Against Rape)出席會議，她說自己遭到的報復行為包括一學年被安排參與 8 個委員會，佔掉她完成期刊文章的時間，因此爭取終身職的條件不夠優秀，也被安排同一天要上早上 8 點及晚間的課程。而她的住處離校園約有 72 公里，因此一天下來，在校加通勤的時間約要 14 小時。

(下集續)

撰稿人/譯稿人：Katherine Mangan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11.21). “Harassment Can Drive People Out of the Academy. Here Are 3 Ways Colleges Can Fight Bac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arassment-Can-Drive-People/247590>

